

衰败的花儿盛开了

【明慧网】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去河边讲真相。我沿河岸走，河堤边长石条上坐着一个女子，她紧缩着身体，脸色很不好，我就走过去坐在她身边，我说：“妹妹，身体不舒服吗？”她说：“我患了癌症，做了手术，现在化疗。”我说：“难怪，我看好好象很难受。”她点点头，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我说：“唉，生病是件很难受的事，我妈妈身体也是很不好，当教师时吸入太多的粉笔灰，七十多岁时肺就坏了，常常因不能呼吸而住院抢救。后来我的一个朋友来看她，说：‘阿姨，我教你念佛家的九个字，你的病会好得快。’可我妈妈心里想：‘我是教师，我才不迷信呢。’有一次我妈妈全身痛，谁也不能碰她，她自己也不能动，没法送医院，家里的保姆看她痛得不行，就劝她说：‘阿姨，你就念佛家的九个字，又不要你钱，又不要你米，你试一试吧。’我妈妈无可奈何地想就迷信一次吧。她反复默念了二十多分钟，忽然出一通大汗，身体马上就不痛了。”

她急切地看着我说：“姐，真

的吗？快告诉我，是哪九个字呢？”

我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真相护身符递给她：“就是这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妈妈尝到效果好就天天念，后来她再也没住过医院。她是86岁时在家安详去世的。这个法轮大法就是法轮功。”

于是，我很自然地给她讲起了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她放下疑虑完全听进心里了。她告诉我说：“刚才我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啊呀，我身上原来象捆了很多根绳子，现在绳子一下断掉了，好轻松，好神奇啊！”我接着告诉她要把加入过的中共无神论的党团组织退出来，这样生命就属于神管了，三退（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她告诉我她入过团队，又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让我帮她退出。

说完这些话后，她惊喜地告诉我：“刚才我脑袋里有很多雾，现在一下没了，头脑不昏沉了。”

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象一朵衰败的花儿突然间又盛开了一样，这是一张多么年轻美丽的脸啊！刚



开始看见的她和现在的她反差如此之大，着实把我也震惊了。

她欢喜地要我留下联系方式，她要请我吃饭。我说：“不用吃饭，我们相见是缘份。”她说：“真的，今天好神奇，我本来是在广州，做完一个化疗疗程后，我姐心疼我，前几天把我接到她家来，我呆在她家哪都不想去，今天忽然就想到河边坐坐，啊呀，你就来了。做化疗折磨得我都没有人形了，这下可好了，我又可以活了！”

这件事过去了十多年，她那张重获新生的笑脸却时不时地映现在我眼前。◇

文/大陆大法弟子

武汉法轮功学员黄玉凤生前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玉凤女士，二零一七年十月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两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出狱前被强制打针后，全身无力，心脏难受很憋气，出狱后，身体状况很不好：心脏难受，头痛、头胀、腰痛、两手臂痛等。黄玉凤于二零二四年九月左右含冤离世，终年66岁。

黄玉凤退休前是武汉市硚口区三曙街劳动服务公司的出纳，她腿

有残疾，退休后有时开电动车营运补贴家用。

下面是黄玉凤女士生前讲述的部分遭遇：

一、被绑架枉判入冤狱

我是二零一七年十月八日在武汉江汉桥发翻墙光盘软件给一个高中生，被这个学生打电话恶意举报了。当时汉阳月湖派出所绑架我。到派出所逼口供，零口供，直到凌晨四点多钟，把我送到看守所。二

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开庭，在庭上我没有认罪，因为我没有罪，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事，有什么罪？法院冤判了我二年刑。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把我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半个月后把我分到四监区，监区安排2个犯人包夹看管我。头一个星期两个包夹还比较客气，一个星期过后两个人就原形毕露了，逼我背报告词，逼我抄写监规和邪党的书。（转下页）

(接上页)我不背、也不抄,她们就对我吼、凶,有时象发了狂一样骂我跟我吵闹。我精神压力非常大,好象有块石头压在我的胸口上。我用全身力气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她们要打我,还说你再喊我们把你鼻子打得大流血。我说我没骂你们凭什么打我。到了下午,我要上厕所,碰到一个狱警,他要我背报告词,我不背。狱警说:不背就禁闭小房,不许上厕所。

天气又冷,发给我的棉袄又旧又薄,加上卫衣,顶不住小房的寒冷,冷得我浑身发抖,牙齿打颤,面色苍白。包夹犯人吓不过,叫卫生员,卫生员跟我量血压198。她们赶快把我送到病监,到病监量血压180,她们要我吃药,我不吃,狱医骂我,因为我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不太方便。狱医骂我跛子什么难听的话都有,非要我吃药。

过了几天又逼我写四书。我不写,她们也是大声吼叫,吵闹,闹的我血压开始上升。天天都是这样逼、凶、吼、闹。强制我坐椅子面对墙壁,不许左右看,不许跟别人讲话,一直坐到晚上十一点钟再去洗澡,每个人一桶热水,到十一点钟,天气又冷,等别人洗完了,我的水都放冷了。

二、罚站十五天、冻、不让睡觉等折磨

在这期间,她们还要我抄污蔑大法的书,我不抄。她们罚站我,从早晨七点站到晚上十一点,我受不了,走路晃。早上狱警来了,我大声地哭说:我不能站了,人受不了,诬蔑大法的书我不抄。但是她们还是要抄邪党的书。天气越来越冷。犯人包夹逼我写四书。我不写,她们就跟我喋喋不休行凶。

每天我感觉心脏吊着摆,头发涨,感觉自己就象一条小船在海中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靠岸。一天上厕所,有一个罪犯悄悄跟我说,不要跟政府作对,我就应了一声。那坚定的心动摇了,我写了四书,交给狱警的时候,她还要我写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揭批书,我坚决不写,我就把四书要回来了。狱警说你还反水,就开始罚站我,从早晨七点站到晚上十一点钟,就是看假新闻坐半小时。狱警还惩罚我扫地,拖大厅,来回拖。我的腰不能弯,因为罚站时间长了,腰站硬了再弯下腰扫地,难受极了。罚了十天的扫地、拖地。

十二月的天气更冷了,狱警给我发的旧棉袄不知穿了多少人多少年,很薄不保暖。两个犯人包夹穿了两件棉袄,他们把窗户有意打开冻我,还不准把手缩到衣袖里。我的两只手都冻红了,站累了,我来回走几步,包夹不让我走,还把硬纸壳做成话筒对着我的耳朵读污蔑大法的书。

时间站长了我的脚都痛了,两手臂筋都扯的痛,心脏都在抖,连续站了十五天。在这期间有三个狱警找我训话,要我把四书交出来,我不交。狱警吩咐刑事犯到晚上十一点钟,我睡觉不到一个小时,晚值班班的刑事犯就把我弄醒,每隔一小时把我折磨醒。在第二天晚上七点钟狱医给我量血压,血压一天比一天高,连续四天都这样不让我睡觉,我挺不住了,我把原来写的都撕了。重新写了一份,狱警说没写好重新写。就这样我在小房里被关闭了近三个月才放我出来。

三、强制打针、药物迫害

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是我出狱日,九月份监狱对我身体检查、透视。过了两天狱警说:透视看你的肺上有个点,找狱医去看一下,到了那里,她们把我隔离怕有传染。她们又将我戴着手铐、脚镣,带我到结核医院检查。经结核医院检查

结果:没有问题。她们把我从隔离病房搬到普通病房。过一会,护士给我做皮试,不过敏。就拿来三瓶药水给我打吊针,她们说是头孢消炎的。药水滴了二十几分钟,我就觉得不对劲,感觉刺激到大脑,她们想破坏我的大脑部神经。我就开始哭说我不能打这针,我要见监区狱警头头。过了一会,监区就来了一个狱警,她说:这药是结核医院开的没有问题。我相信了,第二天又打了三瓶药水,反应不大。第三天又拿了三瓶药水,打吊针之后,我人就不行了,说话没力气,走路没有劲,脑袋要手把着。

狱医说要跟我打七天吊针,……我坚决不打这针,我说关我禁闭我都不打这针。后来狱警拿张纸要我写承诺,我就写道:打了三天吊针后,全身无力,拒绝治疗,一切后果自负。病房的人亲眼看见我这样,都说来的时候好好的,打吊针后成这样了,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到车间后,我全身无力,心脏不舒服,头也不舒服,有天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到十一点多钟都难以睡着,心脏透不过气,腰两边的肾脏不舒服,每天到车间走路上楼很吃力,心脏难受很憋气。

从进四监区第二天,我喝的水都不是自己打水,都是集中放到箱子里,然后由专门打开水的人打水,再送到每个小组,各喝各的杯子。我每次喝完水,口都是苦的,不知水里放了什么?

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从武汉市女子监狱回家,身体状况很不好,心脏难受,头痛、头胀、腰痛、两手臂痛、全身无力。

非法判刑期间,黄玉凤的退休工资被停发(二零一八年退休工资已经发了),回来后,社保局要她退十九个月的退休工资,她说没有钱退。社保局说就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扣,要扣十九个月。黄玉凤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住房,靠丈夫一点微薄退休工资生活。◇